

一湖淡绿

湖水还带着冬日的余寒，春天却已悄然降临。

清晨，我沿着湖边的栈道缓缓漫步。风从湖面拂来，凉丝丝的，并不刺骨，湿漉漉地掠过脸颊。湖面格外平静，澄澈如尚未落笔的宣纸，将天空、云彩与远处的山峦都揽入怀中。水色是浅浅的绿，并非夏日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绿，而是一种刚从沉睡中苏醒的、透明的绿，像有人在整张宣纸的中央点了一滴淡绿，由着它慢慢晕开，越往边缘越淡，直到消失在水天相接的地方。这样的绿意，让我想起白居易的句子：“春来江水绿如蓝。”只是汉丰湖的水没有那般浓烈，而是更淡、更静。

忽然，湖面上泛起一圈涟漪。我停下脚步，仔细看，是一条鱼，在离岸不远的地方打了个水花。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去，越荡越远，越荡越淡，最后消失在湖水的尽头，湖面又恢复了平静。我站在那里，忽然觉得那圈涟漪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变得太淡了，淡到眼睛看不见，却还在水的深处，以另一种速度，继续扩散着。

这个念头让我站了很久。去年秋天，我刚从一场病中缓过来，医生说需要“静养”。我不太明白这个词的意思，此刻却好像懂了，有些东西的恢复，就像这圈涟漪，你看不到它，它仍在走。

湖边的柳树依旧光秃秃的，然而走近细看，枝条上已鼓起毛茸茸的芽苞。那些芽苞小得很，仿佛有人用针尖蘸了淡绿，在枝条上轻轻一点。有的芽苞已裂开一道缝，露出一星半点蜷缩的嫩叶，像婴儿攥紧的拳头，尚未完全舒展。柳枝在风里轻轻摆动，缓慢而轻柔。有一枝垂得格外低，梢头几乎触到水面，风一吹，便在水上划出一道道细痕，漾开一圈圈小小的涟漪，又转瞬即逝。

我在一棵老柳树下伫立良久。树干粗壮，树皮上布满深深的裂纹，可就在那些皴裂的缝隙里，却抽出了几缕纤细柔嫩的新枝，浅褐色的枝干上，还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霜。我伸手轻触那些新枝，指尖立刻触到一层细密的茸毛，带着几分痒痒的暖意。

那茸毛的触感，忽然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外婆的手掌。也是这样的春日，她牵着我的手走过田埂，她的手心虽粗糙，却有着同样令人安心的暖意。

二

远处的水面上，几只野鸭正从容游弋，

作物书（组诗）

□马道子

◎秀岭春天茶园

刚从春节收心，惊蛰就到了雨水来得好勤快，秀岭春天了茶芽醒来，揉着眼睛看着新奇——传感器潜入地脉数据流灌溉数以万计茶树根须嫩芽在荧幕上舒展，预报晴雨的算法比老茶农的膝盖更先知晓云雾的浓度进入标准化的车间，机器轰隆炒青的机械臂模拟手掌的温度曲线但指纹无法复刻华崧山上的向阳坡地无法封控四十年来的有效积温现代化的封装线上二维码代替了竹篾的清香，扫一扫能走进原乡，能听见西窗的雨水于芯片循环，仿佛经典民歌永恒

我的杯底，沉着一片未被赋码的叶它仍记得第一次被摘下时那只手颤抖的弧度以及手工反复揉搓的力度

◎温室药圃

繁花似锦，莺歌燕舞在聚元药业药圃，我乘上了春天绿色列车

药圃敞亮，如同一节节车皮我听到中草药的芽苞像骨头发出清脆的摩擦声——

LED光谱调配当归的苦，黄芪的甘恒温系统监护着三七缓慢的淤结生长日志自动生成，记录每一天茎秆对抗无菌环境的微妙弯曲药性在离体培养皿中达到峰值它丢失了山崖风刃雕刻的韧劲我翻阅电子图谱，比对成分突然想起那位离世多年老中医的采药归来他裤脚沾着的泥土与血痂混合的气息才是引子。屏幕里的根茎饱满而药罐深处，仍呼唤着一次冒险的攀爬，一次危险的愈合

在聚元药业药圃在我们爱上的人间“致命的野生和组培药物，爱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再畏惧死亡与悲喜交织

2026年4月3日 星期五

身后拖着两条长长的“V”字形水纹，从身体两侧缓缓散开，渐渐扩大、变淡。忽然，一只野鸭猛地扎进水里，瞬间没了踪影。过了好一会儿，它才在远处冒出头来，抖落水珠，继续悠然游弋，那冒头之处，又漾开一圈新的涟漪。

沿着栈道继续前行，前方是一片浅滩。滩上散落着几块大石头，被流水冲刷得圆润光滑，石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青苔，嫩绿水灵。我蹲下身，用手指轻轻按了按，青苔湿漉漉、凉丝丝的，指尖陷进去，像按在浸了水的海绵上。几丛野草从石缝中钻出来，叶片细而尖，叶尖悬着一颗晶莹剔透的露珠，在晨光里闪烁着微光。我凑近细看，露珠里竟映出一个小小的世界，有蓝天，有白云，还有我的眼睛。一阵风拂过，露珠轻轻一颤，滚落下去，消失在青苔的缝隙间，石头上只留下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我盯着那片湿痕看了很久，慢慢变浅、变淡，直到完全干涸。

三

栈道拐弯处，一位老人正在打太极拳。他身着一套洗得发白的练功服，领口处有一道针脚细密的缝补痕迹。他的动作极慢，慢得仿佛在水中舒展——手掌缓缓推出，掌心朝前；又缓缓收回，手心翻转向下。身体随手臂的伸缩微微起伏，一呼一吸间流动着难以言喻的韵律，脸上则平静无波。

我静静地站在那里，沉默不语，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漫长，而他始终没有抬眼看过我。那种等待的感觉，就像是被世界遗忘在无人问津的角落，他的目光从未与我交会，就这么持续了许久。

湖畔的村庄也醒了。屋顶飘起淡淡的炊烟，在晨风中斜斜上升，又散开，与湖面上的薄雾融在一起。门前菜地里，一位中年妇女弯着腰拔草，一起一落间透着寻常的烟火气。屋里跑出个小男孩，手里攥着一块冒着热气的饼，边吃边往湖边跑，身后跟着一条摇尾巴的黄狗。孩子蹲在湖边，用手轻拨水面，水花在阳光下闪了一下，落回湖面，激起一圈小小的涟漪。黄狗凑过去嗅了嗅水面，突然打了个喷嚏，逗得男孩咯咯直笑，脆生生的笑声在湖面上荡出去好远。

那孩子拨水的动作很轻，细细的涟漪荡开没多久，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四

田埂上，星星点点地开着些野花。紫色的

二月兰，花瓣薄而半透明，阳光穿透花瓣，在地面投下一小片紫色的光影。黄色的小野菊，花朵只有指甲盖大小，却开得精神抖擞。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白色小花，小小的、密密的，一丛丛挤在一起，远远望去，仿佛是谁随手撒下的一把碎米。我蹲下来仔细看，那白色小花的花瓣上有细细的纹路，从花心向边缘辐射；花心里有一小簇金黄色的花蕊，细细短短，顶端顶着一个小小的粉球。一只蜜蜂落在紫色小花上，嗡嗡地扇动翅膀，快得只能看见一团模糊的影子，身子却一动不动，专心致志地采蜜，后腿沾满黄澄澄的花粉，鼓成两团。它采完一朵，又飞到另一朵上。

五

傍晚时分，我再次来到湖边。夕阳将湖水染成金红，宛如一匹华美的金红绸缎铺展在水面。远处山峦的轮廓变得柔和朦胧，山与天的界限模糊难辨。水鸟三三两两归巢，有的轻拨水面，收拢翅膀时在碧波上划出一道短弧；有的停驻岸边柳梢，在枝叶间跳跃鸣啾。一只白鹭自远方翩然而至，翅膀缓缓扇动，姿态优雅得不像飞行，倒似在空中悠然漫步。它落在浅滩，单腿伫立，将头缩进羽翼之中。

此时的湖面愈发沉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听见风拂草叶的细碎沙沙，听见水鸟偶尔低低的咕咕声。我坐在湖边石阶上，望着天色渐暗，湖水慢慢化作深邃的蓝。远处村庄的灯盏次第亮起，没有催促，没有讯息，唯有温暖的光静静闪烁。

心里忽然感到一种奇妙的充盈与空寂。满的是这一日的所见所闻：柳芽上细密的茸毛，野花里金黄的花蕊，水鸟翅膀上的碎金光泽，打太极老人洗得发白的衣衫，玩水孩童拨水时轻快的动作。空的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或许是一种被洗涤后的澄澈，如同此刻的湖面，所有涟漪都已平复，只剩下透明、安静而辽阔的本真。

早春大抵就是如此吧。它不喧闹，不张扬，甚至带着几分羞怯。只是在人们不经意间悄然降临：在柳枝上点染一抹新绿，在水面上晕开一圈细波，在泥土里催发一茎嫩芽，在花瓣上勾勒出一道纹路。这些变化如此细微，几乎难以察觉，却又真切地发生着，一点一点，一日一日，悄然生长。

夜色渐浓，湖边的灯亮了起来，橘黄色的光在水面投下串串光斑，晃晃悠悠，碎成一片。我起身往回走。

走出很远，我又回头望了一眼。湖面上空无一物，唯有灯光在水中碎作点点星光。



鸟儿飞翔，春风赋予作物曼妙舞姿智能感温系统像卫士站岗我们将耳朵贴近育秧车间，倾听它们轻快的呼吸我们获取晨光、云彩、风景和畅快

这里，培植系统完美闭环输入光、水数据，输出规格化的丰饶屏幕上的曲线光滑成为一个可被无限复制的、安全的未来

让我免不了地担心一些无法被录入的意外——一片茶叶在炒制前突然的萎凋一株药材在采收时意外的折断一场暴雨冲破智能棚顶的瞬间一次断电后幼苗的自主呼吸或许这些偏离最优解的瞬间，才是生命与生活真正签订契约的隐秘印章我反复地问自己作物延续就像人类繁衍需要向下触摸那些未被改造的根需要向上仰望那些未被编码的云

在318国道边，现代农业产业园里我重温现代农作物种植的美学这些与我生命相关的事物，播种是民俗生长是文艺，亲近和抵达是生产力

门外

我们家那扇木门，那些年从没锁过。

不是不锁，是没必要。二姐常年趴在床上，锁给谁看呢？二姐出事那年，我七岁，她十二岁。

之前的事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她跑起来的样子。田埂那么窄，她端着碗也能稳稳地跑过去，辫子在后脑勺一颠一颠地。母亲说，四个孩子里数她腿最轻快。

那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咳嗽感冒，父亲牵着她去了村头的小诊所。当时流行感冒盛行，医生忙得脚不沾地，就让二十出头的女儿帮忙代为操作打针。一针落在屁股上，起初并不疼，只留下一阵莫名的麻木。回家的小路上，二姐的脚步越来越沉，走着走着，她腿一软，缓缓蹲在地上，仰起脸看着父亲，声音轻得发颤：“我腿软，站不起来了。”

父亲只好蹲下来背着她回家，一路走一路歌。二姐趴在他背上，一声没吭。到家后放床上休息，她就不再走过来。经诊断，原来是对不住，实在对不住……”父亲蹲在门槛上，低着头抽烟，一口接一口，烟雾模糊了脸。他不接话，也不看医生，就那么蹲着，像一截枯树桩。母亲靠着门框，半倚着身子，指头一下一下抠着门框上的木刺。她不说话，望着那条土路，望着土路尽头灰蒙蒙的天。医生站了一会儿，把冰糖放在石缸边，讪讪地走了。

那袋冰糖后来被母亲拿进来，放在二姐枕头边。从夏天放到冬天，最后硬成一块块的，到底是没人吃一块。父母没有放弃。天还没亮，父亲就背起二姐出门。山路不好走，穿过庄稼小路，走好远才赶上大巴车。他们去过乡卫生院，去过县城，听过偏方，捉过癞蛤蟆敷腿。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满身疲惫而归，归来原本破旧的胶鞋更是穿了好几个孔。后来父亲不跑了，夜里起身我常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门槛上，也不点灯，抽着烟，烟头一明一灭，照出他躬着的轮廓。我想叫他，张了张嘴，没叫出来。

为了能让二姐看见外面的世界，母亲把她的床挪到了靠门的地方。虽说是床，其实是以前可以折叠或打开的竹凉床。她趴的地方被汗浸得发红发亮，身子挨着的那几块竹片磨得光滑。用手摸一下，滑滑的，凉凉的。门外是土路，晴天过灰，雨天过泥。上学的小孩跑过去，下地的大人走过去。二姐就这样趴着，下巴搁在手背上，看了一年又一年的四季。她只能趴着。腰以下动不了，翻身都要人帮忙，下半身毫无知觉，拉屎拉尿都不知道。母亲每天都要掀开被子，轻轻地把她抱到旁边，抽出湿了、脏了的褥子，再换条干净的。二姐把脸侧过去，看着门外。换完了，母亲说“好了”，她才转过来，轻轻“嗯”一声。母亲完成这套动作到后来只需要几分钟。

那时我正读二年级，每天放学，到路边就大喊着：“二姐，二姐。”声音穿过那扇门，她轻快地应着：“回来了？”她抬起头，笑一下。

走到床边，二姐接过我的书包，翻看着，看看今天的书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她从书包里抽出一本作文集，翻阅着，我就趴在床边开始讲学校的事。她听着，眼睛亮亮的，有时候问一句：“然后呢？”有一次我讲了好一会儿，她默不作声，转过去发现她正呆呆地看着门外。门外几个女孩正跳着皮筋，辫子甩来甩去。我停下来，她也没发觉，就那么看着。过了一会，她收回眼神：“你接着说。”

我没说，我不知道说哪儿了。后来我也跑出去了，在那条她曾经跑过的田埂上拼命地跑。后来我想，我那时跑那么快干什么？我又不是她，可我停不下来。

那几年，二姐大腿内侧老长水泡，透明的那种，薄得发亮，一碰就破。她没有痛觉，水泡破了、烂了，自己也不知道。母亲换褥子时看见了，用棉签蘸着药水，轻轻点上去。擦完了，母亲站着看了一会儿，才转身去做饭。母亲站着的时候，背对着我们，肩膀一耸一耸地，大概是看到了二姐逐渐萎缩的腿。

有一回我问她：“疼不疼？”她说：“不疼，就是怕吓着你们。”

我读四年级那年，灶台搭在了二姐的床旁边。母亲说，她一个人躺着冷清，看我们做饭有人气儿。锅里煮着，二姐侧过头听着柴火噼啪的响声，看着母亲切着菜，火苗一蹿一蹿地，很快红米饭就好了。

“妈，放点盐。”“晓得了。”有时候我坐在灶前烧火，她自言自语道：“柴别塞太满，空心才燃得旺。”我试了试，果然。她笑了一下，说：“我聪明吧？”我说聪明，她就又笑了。下。

那年我已经能一个人跑去锁上了。出门前，我站在门口，回头看她一眼，她挥挥手：“早点回来。”

我读五年级那年的冬天，一条蛇打破了夜的宁静。

竹凉床一直铺在靠门的地儿。我和二姐各睡一头，半夜我被一阵抽泣声唤醒了。打开灯，我看到她脸色发黑，眼角噙着泪花，一只手握着一只手的大拇指。我定睛一看，床沿的竹条上，盘着一条蛇，青灰色，有大拇指粗。它把头探进床边二姐的小水杯里，一动不动，二姐的手在离水杯不到一尺的地方僵持着。

我大叫一声，叫来了里屋的父母。我再伸手，把她的手往另一边拽，她的指甲重重地掐进我手心。我使劲拽，才把她一点一点拽过来。这时二姐缓过神，看到了我和父母，放声哭起来。

蛇被父亲夹着扔出去了。村里的朴叔也来了，带来了祖传的药酒，说专治蛇毒。二姐闭着眼睛，睫毛一颤一颤地，在朴叔一阵按摩和揉搓中，二姐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我想说点什么，最终没说出口，她也一直没说话。第二天，母亲把硫磺粉末撒在一堆柴火上，屋里屋外都熏着，说是驱蛇。

同年夏天的傍晚，二姐忽然说：“明天，帮我买包小冰吧。”

小冰是那种一角钱一包的甜水，好几种水果味的，在学校门口小卖部售卖。放学，人手一包，咬个角，慢慢喂，冻成一半冰一半水是最方便喝的。

我愣了一下，她很少开口要东西。“想尝尝？”我问。她点点头。

第二天一放学，我拿着压岁钱小跑着去小卖部，掏出两角钱。“两包小冰。”我说。“什么味的？”老板问。我愣住了，她没说要什么味。红的还是绿的？我不知道。“一样一个。”我一手攥着一包往家跑，那个时候我们很少愿意花钱去买零食。跑过田埂的时候，袋子外面开始冒水珠，我又加速跑。

快到那扇门时，我依然大喊着：“二姐！二姐！”走进屋，发现安静极了。床头的煤油灯还亮着，凳子上的作文书半翻着，竹凉床上没有人。

我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两包冰袋。水滴顺着指缝往下淌，一滴一滴落在地上。红的，绿的，混在一起，比心跳声还要响。

母亲从里屋出来，眼睛红红的，看见我，张了张嘴，没说话。我把冰袋放在二姐睡过的枕头上，并排放着。我愣了一会儿，转身走出去，看见门外有人在晒被子，红的绿的，风吹起来，鼓鼓的。

我在门外站了很久。我忘了问她想要什么味，我买了两包。那两包冰袋慢慢化掉，化成了甜水，再也没有最好的味道了。

二姐一包也没吃上。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几个月后，那扇门锁上了，是父亲锁的，锁完蹲在门槛上抽烟，一支接一支。我有时候也再看看那张床，竹凉床还在那儿，铺盖卷起来了。母亲把二姐的东西收进箱子，作文书、杂志、算数本，一下一下压平，再一本本码好。

多年以后，老屋翻新，父亲翻出那个旧箱子。作文书里掉出一张纸条，泛着黄，折痕处都快要断开了。父亲打开，看了一眼，没说话，递给了我。这是二姐的字，用铅笔写的，很轻：“今天太阳很好，门外有人在晒被子。”

就这一句。没有日期，没有署名。门开着，风吹进来，纸条在我手里轻轻颤抖。我想起那些年，她趴着，看门外，看了八年。

太阳好的时候，有人晒被子。她看见了。

后来，我去了很多地方。看见山，看见海，看见好看的，我就多站一会儿，也看看门外被风吹起的红的绿的被子。

那张纸条我现在还留着。偶尔拿出来看一眼，再看一眼。

就这一句。